

续四大古典名著

红楼梦

清陈少海一著

造化轮回未可持
死生无错是便宜
因缘竹石书无碍
情本风花境亦奇
青冢几时埋艳骨
红楼何处续相思
世人欲解春婆梦
不到相逢总不知

岳麓书社



红楼复梦

清陈少海、著

汪鹄 吴达英、校点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复梦 / (清) 陈少海著; 汪鵬, 吴达英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续四大古典名著)
ISBN 7-80665-239-6

I. 红... II. ①陈...②汪...③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090 号

校 点 汪 鵬
吴达英
责任编辑 王德亚
封面设计 黄 朝

红楼复梦

〔清〕陈少海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2003 年 1 月新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25

字数: 806 千字 印数: 19,001—27,000

ISBN7-80665-239-6
1·576 定价: 2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 422001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红楼复梦》一百回，一般认为，作者为清人陈少海，又字南阳；号香月，又号红羽，又号小和山樵，又号品华仙史。书接《红楼梦》，描写了贾宝玉与林黛玉等金陵十二钗重生聚合的过程。既是重生，且又聚合，其中自然少不了故事情节的种种巧合，少不了天上、人间、地狱的种种通融。然而此种巧合、通融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一个“情”字，正如原书插图题词所云：“痴情栽下风流种，又聚金陵十二钗。”全书也正是在这种巧合通融中显得离奇曲折，柳暗花明，引人入胜。因此，凡读《红楼梦》、爱《红楼梦》者，不能不读《红楼复梦》、爱《红楼复梦》。

本书原有多种刊刻本，此次出版，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娜嬛斋刊本为底本，校以他本。

出

版

说

明

目 录

第 一 回	虚幻境册开因果	大观园梦启情缘·····	(1)
第 二 回	为恩情贾郎游地狱	还孽债凤姐说藏珠·····	(10)
第 三 回	系朱绳美人梦觉	服灵药慈母病痊·····	(19)
第 四 回	稽首莲台万缘独立	相逢萍水一诺千金·····	(27)
第 五 回	贾郎君缠绵销宿帐	祝夫人邂逅结因缘·····	(35)
第 六 回	释冤仇一尊金佛	立心愿两粒明珠·····	(44)
第 七 回	老庵主自言隐事	小郎君代说衷情·····	(52)
第 八 回	故作情浓心非惜玉	温存杯酒意在埋金·····	(60)
第 九 回	柳夫人感恩归里	贾郎君忤孽修桥·····	(69)
第 十 回	庆端阳夫妻分袂	叙家事姑表联姻·····	(78)
第 十 一 回	柏夫人船房继女	张姑娘飞弹惊人·····	(86)
第 十 二 回	皮老爷无心获盗	祝公子有意邻船·····	(93)
第 十 三 回	赠佩盟心绿杨城郭	泪痕留面风雨归舟·····	(102)
第 十 四 回	松节度平山奖婿	林小姐石匣埋真·····	(110)
第 十 五 回	俏郎君梦中逢丑妇	相思女纸上遇知音·····	(118)
第 十 六 回	承瑛堂情悲叔侄	瓶花阁兴扫痴婆·····	(126)
第 十 七 回	奉慈恩因悲定媳	消郎闷众美联芳·····	(134)
第 十 八 回	金雀一枝催酒阵	银钩满幅写芳名·····	(141)
第 十 九 回	魏紫箫灯前鸳谱	周婉贞膝上莲钩·····	(149)
第 二 十 回	俏姑娘甘心冷淡	冷小姐羞对荷花·····	(157)
第 二 十 一 回	巧说风情不妨画卯	苦尝药味慨试鸾刀·····	(165)
第 二 十 二 回	书带姐饮酒讥秀	慈太君尝面怜箫·····	(172)
第 二 十 三 回	说私情耳边絮语	谈苦况窗外知音·····	(180)
第 二 十 四 回	穷侍儿忽然发迹	疯和尚随意高歌·····	(188)
第 二 十 五 回	介寿堂筹添海屋	瓶花阁泪出情肠·····	(196)
第 二 十 六 回	听佳音私心窃喜	吞小影独解相思·····	(204)
第 二 十 七 回	小郎君伤情抱病	老寿母欢喜含悲·····	(212)

第二十八回	慰病儿片言三合	伤往事一泪双关	(221)
第二十九回	石罗汉先先后得	角先生移东补西	(228)
第三十回	感姻亲金陵修屋	重交接荣府谈心	(238)
第三十一回	杜麻子门房寻乐	慧哥儿膝下追欢	(245)
第三十二回	贾平儿洒泪定佳郎	刘大人热心得恒产	(252)
第三十三回	老尚书思家说梦	小姑娘留客唱歌	(259)
第三十四回	林主管操持售宅	美裙钗谈笑救焚	(266)
第三十五回	会新亲谱联姐妹	重亲谊喜定蟾珠	(273)
第三十六回	追往事风雨离情	论慈恩芙蓉拜母	(280)
第三十七回	薛宝钗喜接家书	柳夫人寄言志感	(287)
第三十八回	慷慨赠金一人独任	垂涎妙玉众贼遭擒	(292)
第三十九回	薛宝月去尼还俗	夏金桂附体显灵	(300)
第四十回	胡月生感缘订良配	薛宝钗谐语解离愁	(308)
第四十一回	贾珍珠因惊得妹	韩捣鬼为色亡身	(314)
第四十二回	脱官司移花接木	免俗套醉酒长亭	(323)
第四十三回	贾茗烟街前遇故主	祝梦玉梦里见佳人	(330)
第四十四回	薛姨妈无心获玉	王舅母称愿结婚	(337)
第四十五回	甘露寺禅房花烛	介寿堂忍恻会亲	(347)
第四十六回	石夫人重后节哀	桑奶子逞凶撒泼	(355)
第四十七回	周婉贞偷闲说命	梅香月见鬼擒人	(363)
第四十八回	荣国府分金睦族	大观园对画伤情	(372)
第四十九回	贾郎君舟中结秦晋	桂太守堤上拜神僧	(380)
第五十回	梅香月对书奖婿	贾珍珠即景悲人	(388)
第五十一回	云巢庵宝钗题画	金山寺珍珠投江	(396)
第五十二回	对长江王夫人哭女	奠杯酒祝公子悲珠	(405)
第五十三回	蕉雨斋友梅谈遇合	水晶宫月老说姻缘	(414)
第五十四回	如意匠留形换体	清凉观抵足谈心	(421)
第五十五回	如是园玉梅契合	天香阁桃柳联芳	(430)
第五十六回	结朱陈李官裁聘妇	续秦晋桑奶子遂心	(439)
第五十七回	王夫人衣锦荣归	桂太守扬帆赴任	(449)
第五十八回	竺九如失盲生嘆	老寿母施恩遣婢	(457)
第五十九回	周婉贞毕命守身	贾珍珠去蕉得弩	(466)

第六十回	桑奶妈失身遇鬼	陶姨娘弄玉生儿	(474)
第六十一回	太夫人欢乐洗孙	小丫头因哭得福	(484)
第六十二回	穷秀才强来认族	老倔妇接去逢亲	(492)
第六十三回	露筋祠众亲会贤母	平山堂遣仆祭佳人	(501)
第六十四回	白云僧踏波救难	珍珠女舞剑联欢	(509)
第六十五回	梅秋琴即景题桥	贾探春因惊见母	(517)
第六十六回	介寿堂感情留客	海棠院戏语成悲	(525)
第六十七回	重甥女托理家务	拜经忏荐慰贞魂	(532)
第六十八回	贾探春祝府总丧事	王熙凤梦里说前因	(538)
第六十九回	吊佳人香茶一盏	托义仆重任千金	(547)
第七十回	桂太守款宾念旧	柳公子遇虎成亲	(555)
第七十一回	薛宝书一弹服冯富	桂廉夫折狱斩黄牛	(563)
第七十二回	凤姐儿转生娇女	梅海珠喜产麟儿	(571)
第七十三回	如是园赏花诗社	介寿堂应命当家	(579)
第七十四回	放风筝寄怀好友	补修楔启订同心	(588)
第七十五回	赏春光群芳联句	驱魔障老道擒妖	(594)
第七十六回	角先生烧断风流帐	女道士包去穷鬼魂	(602)
第七十七回	戚大娘虚词骇鬼	柳主事正直为神	(610)
第七十八回	老和尚周游地狱	病夫人喜遇菩提	(618)
第七十九回	如是园宝钗悲玉	秋水堂平儿戏珍	(625)
第八十回	送病魔专诚酬愿	答抚育奉派拈香	(632)
第八十一回	绮姑娘喜逢故友	白云僧戏化金鱼	(639)
第八十二回	财色两空还孽报	火光一片断情根	(646)
第八十三回	荣国府贾兰完娶	苦竹岭柳绪立功	(654)
第八十四回	柳夫人金陵践约	宝姑娘佛阁看花	(662)
第八十五回	甄宝玉迎婚拜岳母	梅香月探井遇神僧	(669)
第八十六回	六如阁群芳游异景	幻虚境姐妹悟前生	(677)
第八十七回	桂侣佻奋拳打鬼	林之孝大笑归神	(685)
第八十八回	得宝刀情深女道士	登将台兵任美佳人	(693)
第八十九回	勇裙钗力敌三将	美公子文闱双捷	(700)
第九十回	太夫人亲劳将士	小书生喜对梅花	(708)
第九十一回	孟瑞麟草堂花烛	祝梦玉果掷新郎	(716)

第九十二回	独对寒更英雄遇美	同归故里娇女思亲	(724)
第九十三回	狗军师定谋折将	沙塞鸿被擒得夫	(732)
第九十四回	感多情狐仙报德	诛反贼女将成功	(741)
第九十五回	一战成班师奏捷	十万贯旧产还元	(754)
第九十六回	祝太君寒宵舍金帛	松公子黑夜识英才	(762)
第九十七回	景福堂合欢旦节	如是园庆赏元宵	(770)
第九十八回	验神数珠还合浦	争奇胜衣出天孙	(777)
第九十九回	上青坟不忘贞友	来旧宅情感故人	(785)
第一百回	五枝花同归荣国府	十二钗重会大观园	(793)

第一回 幻虚境册开因果 大观园梦启情缘

尝闻洪濛初判，别为天地，分阴阳造化五行而生万物。

造化者，即天地阴阳万物之情，因情而化，充乎天地。是天地间无物无情，无处非情。即如顽石，乃蠢然不灵之物，何以言情？但闻生公说法，尚且感而点头。

以此论之，情之一事，乃万劫不磨之物。

闻上古时，大荒之外无稽崖青埂峰前，有女娲氏所炼补天之石，历劫通灵，转过一番人世，自以为情缘了却，并无拘碍。谁知灵河岸上绛珠仙草同那幻虚宫里的瑶草琪花，欲报灵石荫庇之恩，纷纷转世以情报情。

那青埂峰前的灵石，被空空道人携向金陵；投于贾氏，衔玉而生，名曰宝玉；为荣国公之孙，工部贾政之子。年方弱冠，大为情障所迷，几致因情而死。其间，情之最极者，如林黛玉，竟以情逝。其他如晴雯、紫鹃、秦可卿、史湘云、柳五儿、金钏、麝月、袭人、香菱、妙玉、薛宝琴诸美人，情障愈深，情根愈固。惟薛氏宝钗不为情染，独开生境。后来黛玉一花先萎，宝玉万念皆灰。又见诸美人云散风流，相将谢世；秋闹战罢，披发入山，飘然长往。惟袭人另有孽缘，不能自己，出嫁蒋郎。其余红粉朱颜，半埋芳草。荣府中自贾政去世之后，只有宝玉之母王夫人暨长子贾珠之妇李氏宫裁、宝玉之妇薛氏宝钗，姑媳三人相依为命。

大凡神仙降世，与那些琪花草石姻缘偶而游戏人间，不过如此。后人不知，复有黛玉复生、晴雯再世及大观园添出许多蛇足。其然，岂其然乎？实难凭信。因偕空空道人上穷碧落，下及黄泉，旁至大荒之外无稽之崖，搜访神瑛、绛珠暨诸美人去来之事。

时在青埂峰前遇赤霞仙子，笑谓余曰：“君等欲知神瑛之事乎？盍往幻境为卿言之。”空空道人应诺。相将而往，至虚无之境，缥缈之台，藉花而坐。仙子曰：“神瑛当日转落人间，恐其不解情旨，是以令吾妹可卿开其情障，以了尘缘。谁知伊等为风月所迷，结成情劫，难以遽解。因金陵十二钗，本系有情无缘，难以强合。今既有情缘，须当配合。即将伊等未曾合体之元神，在他们未了之前，另又转世，令十二钗遂其情愿，此时又当相会之时矣。世

人不知，讹以为黛玉还魂。晴雯再世。人间安得有此，实为笑柄。因君等是情祖门人，同是会中之友，不妨将十二钗另生之册相示，庶知《后梦》之诬也。”空空道人接册在手，细细翻阅，恍然大悟。原来祝梦玉是宝玉后身，松彩芝为黛玉后身，竺九如是史湘云后身，郑汝湘系秦可卿后身，桂蟾珠为紫鹃后身，鞠秋瑞系香菱后身，梅海珠为晴雯、掌珠为宝琴之后身，芙蓉是麝月、芳芸为金钏、紫箫系柳五儿、韩友梅是妙玉之后身。袭人孽缘未消，不须转世。其他如周婉贞为凤姐之后身，祝修云为鸳鸯之后身，薛宝书系雪雁之后身，郑文湘为司棋之后身，孟瑞麟系尤三姐之后身，冯佩金为尤二姐之后身，素兰是晴雯之嫂吴贵儿之妇后身，松寿为柳湘莲之后身，柳绪系秦钟之后身，顾玉书是迎春后身，钟晴为贾瑞之后身。

空空道人正看之不已，仙子将册收去，笑道：“伊等转世姓名不妨相示，以解君等之感。其离合悲欢一段事迹，不可预泄，归去时当必知之。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也。”空空道人言下大悟，再拜稽首而去。从此寄迹人间，放情诗酒。

一日偶往荣府经过，遇一老人策杖而来，空空道人叩以贾府之事，老人说道：“自从宝玉去后，他父亲也就不久谢世，如今门庭冷落，车马已稀，非复旧时光景。府里只有王夫人同珠大奶奶、宝二奶奶婆媳三个，环哥儿、兰哥儿，还有琏二爷夫妻二人，如此而已。你问他有何话说？”道人答道：“我闻得人说，宝玉回来，黛玉复生，晴雯再世，大观园依旧当年景象。不知然否？”老人笑道：“这是那里话来。宝玉不来，为的是古今无不散的筵席。宝玉若来，这一局散棋如何收手？真不自谅也。”空空道人听罢，鼓掌大笑而去。

原来荣府自贾政去世之后，已将二年，王夫人悲伤成病，终日在床。内里家事系李宫裁一人管理，外间事务仍托贾琏。其旧时之艳姬美婢一个也无，大观园久已荒废。贾环、贾兰在京外从师课读，宝钗所生之子慧哥儿，朝夕在王夫人房中解愁释闷而已。昔年歌馆楼台，美人香草，真是一场春梦。正是：

人生十事九堪叹，春色三分二已空。

如今且不言贾府的风流佳话，单讲那侍儿中花氏袭人。

自宝玉去后，王夫人放他出府自行择配，随就嫁了蒋玉函。谁知红颜薄命，做亲未及一年，蒋玉函身故，又无公婆儿女，孤身无靠。他哥哥、嫂子要将他转嫁，知道蒋玉函丢下有数千两银子，袭人衣服首饰连自家私房也有千两。他哥子花自芳想，他年轻轻的，那里守得住。因此并不向袭人说明，竟

与一个拉皮条作牵头的陈二麻子商量说，他妹子要前走一步，只要找个合式对头，他有三千两现银带去，还有衣服首饰也值得一二千金。陈二麻子听说，十分动火，说道：“有个主儿曾托过我好几磨儿，要娶个人。这人姓龚，原是议叙候选，现在就要分发试用的。老爷年纪约在四十左右，也是南方人，做人和气。他的亲戚也有做京官的，也有做外官的。这门亲事倒还不错。”花自芳道：“既有如此对头，也就很好，我也不说别的，只要五百银财礼。办成后，谢银三十两。他那边谢你多少，我全不管。”陈二麻子道：“谢不谢咱们再说，且约定日子，叫他们对面相看，两边都愿意，咱们再说那一层的话。”花自芳道：“这就难了。我家妹子从来不见外人，况且又是他的亲事，更不用说躲的没有影儿，还肯当面相看吗？这事断不能行。”陈二麻子笑道：“这话只好你自己说，且不用说别的，就比着是你，也要瞧瞧人合式不合式，没有说人也不用瞧，凭着咱们说就办得成的。”

花自芳想了一会，说道：“我有个主意，你想想使得使不得，你若说这个主意不好，那就不用办了。”陈二麻子道：“你说我听听瞧。”花自芳道：“后日是我母亲三周年，我妹子请大悲院的南僧来家念经，他一早回来。你同那位老爷只说来与我母亲做周年，说不得叫他破费几个钱，备分礼来，咱们留他吃斋，多坐会子。我妹子出进拜佛跪香，又不避人，两边都可瞧见。你说这个主意可好？”陈二麻子点头道：“这主意倒很好，我去约会那位老爷后日来罢。”说毕，彼此散去。

到这日，陈二麻子果然同那龚老爷备着一分厚礼送来。花自芳故意再三称谢。袭人在堂屋里瞧见，只道真是来做周年的，对花自芳道：“留他吃面。”龚老爷趁势过来作揖，说道：“些须薄礼，不过是敬老太太的一点诚心，实在抱愧，那里还敢叨扰。”袭人一面回礼，急忙退了进去。龚老爷见袭人一身素缟，越显得十分标致，对他说话不觉出了神去，站着动也不动。陈二麻子恐袭人着恼，连忙同花自芳过来邀龚老爷到棚底下去让坐用茶，心中才定。陈二麻子轻轻问道：“如何？”龚老爷连连点头道：“人狠去得，再没有这样标致的了。还摆着一脸福气，举止大方。不必多说，在你身上，办成总谢。”陈二麻子道：“这里不便说话，咱们出去商量。”两个人辞别花自芳，一同出来，到茶馆里商量一会，彼此分手。

次日，陈二麻子去见花自芳说：“那位老爷一定要办这门亲事，依着你送五百两财礼外，还要格外奉谢。他说一有地方，定要请你这舅爷、舅奶奶同到衙门去享福，尽你逍遥自在。”一夕话将花自芳说的十分欢喜，满口应承，

道：“这事在我身上，包你妥当。”陈二麻子忙在怀内取出一个盒子，递与花自芳道：“这里一个帖儿，是那龚老爷的履历八字。盒子里是一枝金蝴蝶、一枝碧玉并头莲，与你妹子插在头上。还要你妹子随身带的一件东西，不拘新旧拿去回他。不过一半天就要做亲。”花自芳大乐，叫陈二麻子且在茶馆里坐着等信，他拿着这些东西急忙跑到后屋里来。

袭人才梳洗完毕，见花自芳进来，说道：“哥哥你快去叫车，我要回去。家里没有人，昨晚惦记着一夜不曾合眼。”花自芳嘻嘻笑道：“不相干，吃过早饭再家去。我这会儿正来与你道喜。”袭人问道：“什么喜？”花自芳道：“自从妹夫去世，我同你嫂子成天家与你打算，想你十八九岁的人，那里守得住？别说是我穷，就是我过得，我也不能养你一辈子。况且你家又没个长辈，连个有年纪的人儿也没有，就是你带着一两个丫头同那个老妈儿也算不了事。我要接你回来，家里又没有多的房子。我也要打算地出去跟官。我若出去，还有谁来照管呢？前日我同向来做媒的陈二麻子商量，叫他有对路的亲事，与你说一家也好。谁知他有个相好的龚老爷，原是候选，现在就分发试用的官儿，正要娶头好亲事。因此他昨日备礼来同你对面相亲，说了一会话。那个人虽是年纪大些，人品儿倒也瞧得过。你一过去，就是一位太太，连我也沾你的光，谁不叫我是舅老爷？他昨日瞧见你，欢喜了个受不得。今日一早就将履历八字，还有两样首饰，叫陈二麻子送来与你插戴。”袭人听说亲事，已经气极；再听见“插戴”二字，面色皆变，浑身发抖，只得忍住，假意笑道：“东西现在那里？”花自芳慌忙递将过去。袭人接在手中，走到桌边，将盒子打开，取出那两枝花来放在桌上，顺手取起一个茶碗，照着那两枝花上就是几下。花自芳急忙来抢，那玉并头莲早已砸碎，金蝴蝶打了个精扁，茶碗也成七八块。又将那个履历八字扯作条儿，一面扯着，放声大哭，十分悲恨。

花自芳弄的没有主意，说道：“成不成由你，仔吗将人家的东西砸个稀糊脑子烂？你不愿意，将原物还他就完了。这会儿将他的东西庚帖，砸的砸，撕的撕，还不了他，这头亲事我瞧着倒做定了。”袭人听花自芳所说甚是有理，不该一时孟浪，砸坏东西，看着这事倒难收手，心中想道：“不如一死，了了这段冤业。”登时把心一横，拿起桌上的破碗片子，在脖子上一抹。花自芳骇的手忙脚乱，赶忙来抢，见袭人已是鲜血淋漓，将一件白布衫子都染作大红。花自芳赶忙抱住，急的乱喊乱叫。

他嫂子董氏正做着早饭，听见兄妹两个又哭又喊，赶忙跑进屋来，见袭人满身是血，在这里寻死觅活。他男人拉住手，死也不放。董氏忙上前拉

着,问道:“妹妹这是为什么?好好的要寻死?”花自芳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董氏道:“妹妹本来忒也什么些个,愿意不愿意一句话儿就是了,又何必动这样大气。将人家的东西糟蹋了,这怎么好呢?”花自芳嚷道:“你还要多说,我刚才提了一句,他就要寻死,抹脖子。谁还管东西?”袭人哭道:“原来你们夫妻两个成日在家里盘算我。我不嫁人,碍着你们的什么事?今日我把这条命交给你们两个罢。”说毕,将头乱碰,夫妻两个那里拉得住,急的花自芳道:“我的老祖宗,你饶了我们罢,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敢提了,随你死活存亡,我全然不管。从今以后,再不来接你,只求你老太太开恩。”袭人哭着道:“既是这样,你就去叫车送我家去。”花自芳连忙答应,叫董氏先去找条汗巾与他围脖子,一面赶着就去叫车。董氏要将他血衣换下,袭人再三不肯。夫妻两个想来强他不过,只得依着,替他拿了包袱并梳头盒子,扶去上车。那赶车的老张倒骇了一跳,问道:“二姑娘这是仔吗呢,闹一身子的血?”花自芳赶忙答道:“抓破了脖子上的肉瘤,淌有一盆的血。”一面说着,扶袭人上车,将包袱、盒子放在车内。花自芳跨上辕儿,一直望大路而去。

走不几里,袭人在车上远远瞧见荣府,心中想道:“我虽回家去,他们未必死心。况我又砸碎东西,那头亲事如何就肯丢手?一定另有风波。我是个孤身弱妇,如何敌得过他。不如到府里去见太太商量主意,也好死他们的念头。”主意想定,对花自芳道:“我要到府里去走走,将车叫住。”花自芳道:“且回去换过衣,换过衣服,歇歇再来。”袭人道:“我定要就去,等不得回家再来。”车已到贾府门首,袭人对赶车的道:“老张,你将车邀住,我进府里去。”花自芳想来强不过,也就跳下来,将车一直赶进大门。

此时荣府把门的只有一个老赵,认得是花姑娘,让他一直进去。荣府自贾政死后不过两年,尚未满孝,以此袭人身穿孝服,可以进府。袭人来到上房,那些姑娘、嫂子们见他一身是血,含着两眶眼泪,彼此吃惊,赶忙问明缘故,一同进去。王夫人抱病日久未能下炕,靠在枕上与宫裁、宝钗三人闲话。袭人走至炕前,对着太太跪下,发声大哭,说道:“求太太救命!”王夫人儿媳见他脖子上围着汗巾,半身是血,大为惊异。吩咐将他扶起,问道:“这是什么缘故?”袭人遂将昨日与母亲作三周年脱孝念经,哥子花自芳私自约人相看,今日竟来插戴,以此气忿,将那东西砸碎,庚帖扯坏,自家情急匆到,欲寻自尽的话,从头哭诉一遍,要求太太作主救命。王夫人说道:“花自芳固然不是,你也过于心急,应不应由你,何必将那个人的东西毁坏,成什么道理。那一家又如何肯依?你狠打错了主意。”袭人道:“那些东西我情愿赔他,只恐我哥哥心肠不死,又想

出别的主意。那时断不能依他，一准送定这条性命！”宝钗道：“听你这话头儿是不愿意再嫁，但是孑然一身，亦非了局。倒不如搬进府来，同我做个伴儿，倒还安静。如今你是客人，不能像当年看待。不过是咱们这会儿的日子不比原先老爷在时，诸事清淡，只要你过得惯就是了。”王夫人道：“后面日子正长，你又年纪忒小，十八九岁的孩子，那里说得这个守字。不过是终身大事，安顿最难。花自芳未免过于任性草率，我见你这样心志，也很欢喜，自然要替你作主。”袭人道：“太太恩德如天，如肯收留，实同再造，情愿终身靠着太太，再无他意。”李宫裁道：“太太作主，自然必叫你终身如意，断然不错，你倒狠可放心。”王夫人道：“话虽如此，须得对花自芳说明，写个断字据，不许往来，随我作主。”宝钗道：“必得如此才是。”

王夫人吩咐周贵家的，命周贵带花自芳进来，当面问话。李宫裁着人去请琏二爷上来。不多一会，贾琏进来请安，李纨、宝钗都问过好。袭人过来请安。贾琏瞧见，忙问道：“这是仔吗呢？”王夫人将他的事迹代说一遍，又将刚才的主意说知。贾琏点头正要说话，见周贵家的回说周贵带花自芳在外伺候。王夫人吩咐带他进见。周贵奉命带花自芳进入门内，一齐跪下磕头请安。周贵起身，垂手站在门旁。花自芳跪在地下，不敢抬头。王夫人道：“花自芳，你怎么硬自作主，将你妹子许人，逼的他寻死？他是出嫁妹子，与你原不相干。你不问个青红皂白，混出主意，逼他改嫁，你狠糊涂。本要送官治罪，因念你个不知事的糊涂东西，且开恩饶你。他如今愿意在我这里，随我作主。自此以后他的死生存亡你全不用管。叫你进来，问你依不依？”花自芳连忙磕头说道：“太太在上，小的也不敢多说，总是小的妹子他要仔吗，就随他仔吗。自今以后，小的再不敢管他的闲事。”贾琏道：“既是如此，这就很好。但是你妹子愿意在太太这里，后面日子正长，恐你将来又有别的道理，必须你写个断绝凭据，两下里才得放心。”花自芳道：“小的情愿写下字据，永远断绝。”贾琏道：“很好！”吩咐周贵带他去写。

袭人见哥子去写字据，心中十分欢喜，回明太太要同周嫂子到家照应，将东西搬进府来。王夫人应允，命周家的同去。宝钗取些刀疮药与他敷上，袭人脱下血衣，同周嫂子去了。一会，将家中一切东西拢共拢儿搬来，堆在上房院里。外面周贵领花自芳进来，面交字据。贾琏看了说道：“很好。”念与太太听过。王夫人命宝钗收着。

袭人站在院子里，叫丫头抱琴将所有箱子全行开掉。凡是蒋玉函所有的东西，尽行取出，一件不留。提出几件男衣尺头，送周贵夫妻。其余一切

衣服单夹纱绵皮以及靴帽鞋袜、带子佩刀及男人用过之物，当着琏二爷众人瞧着，都叫花自芳一并拿去，也值得千多两的物件，说道：“哥哥，我同你兄妹一场，从今以后死生永别，彼此不必往来，再休提起兄妹。这些男人的东西，我留他无用，尽都与你，够你穿吃一辈子的。这就是尽我兄妹之心了。”又开红皮箱，将个紫檀匣打开掉小锁，取出一枝金蝴蝶，一枝碧玉兰花，当着众人交给花自芳，说道：“这两枝花是赔那一家的，你也收去。”花自芳接着，看他如此光景，心中大过意不去，不由的大哭起来。贾琏吩咐周贵替他拿着东西，谢过太太同众人。向袭人谢了一声，自己抱着两个大包，含着眼泪悲悲切切一直同周贵出去。退还那个龚家东西，各去料理不必表他。自此以后，他兄妹永远断绝，不相闻问矣。

王夫人听见花自芳去后，吩咐媳妇们将花姑娘的物件东西都搬在宝二奶奶对过房内。袭人仍依主母，甚觉心慰。只是宝钗因他是已嫁之人，不比当年相待，未免有些客气。袭人大为不安，只得禀知太太。王夫人道：“当初宝玉在家时，我即待你如女。因宝玉去后，恐误你终身，将你放去，再想不到尚有今日。自今以后，娘儿们形影相依，更当亲于往日。但你到底是蒋家的人，宝二奶奶固然要有点儿客气。这样罢，你竟拜我为母，使我老年多一亲丁，犹如宝玉在我跟前一样。将原先那些全行抹掉，彼此须无妨碍，方为妥便。”袭人见太太如此吩咐，不敢不遵。李纨、宝钗十分欢喜。丫头们铺下拜垫，袭人对着太太拜继为母。王夫人欢喜之至，吩咐称为五姑娘。袭人拜过太太，又与贾琏、李纨、宝钗等见礼。贾琏等亦与太太道喜。众人热闹一会，王夫人心中欢喜，身上觉得爽快，对珠大奶奶说：“备几样果菜，接平儿上来吃个团圆家宴。”原来平儿生了一子毓哥儿，贾琏已将他立正，内外都称为琏二奶奶。听见太太得了女儿，赶忙上来道喜，又是旧友相聚，十分投契。袭人自此以后，一心一意倒颇相安，脖子上伤痕久已平复。

不觉过了半年，时当春暮夏初，昼长人倦。袭人同宝钗做了一会针黹，觉得精神困乏，将针黹收起，对着宝钗道：“别做了，很觉有些困倦，不如到大观园去闲逛闲逛。”宝钗道：“不去倒也罢了。走到园里，瞧见那凄凉光景，惹起心事来倒怪不好的。况且园子里长远没有人去，荒荒凉凉的，遇着个妖魔鬼怪，骇死了白饶不值。”袭人笑道：“青天白日那里来的鬼怪，倘若遇着几个，就合他说个鬼话儿，也很有趣。我偏要你去。”说着，拉了宝钗就走，命抱琴点一枝太平香，跟着他们两个一直进大观园来。只见：

芳草满庭连砌绿，游丝当户少人来。

三个人衣牵乱草，裙扫落花。两人不胜叹息。

一路行来，不觉到潇湘馆门口。袭人十分感伤，就要进去。宝钗连忙拉住，说道：“自从林姑娘死后，这里夜夜鬼哭。那年凤姐儿到这里走了一走，瞧见林姑娘，骇出病来，从此就不起炕，你是知道的。你瞧，小竹子儿长了一院，那台阶上的灰倒有一尺来厚。我是断不进去的，不如到怡红院去逛逛罢。”说毕，拉着袭人就走。刚来到沁芳桥边，只听见池子里“嘟嘟”一响，一个雪白的东西跳起来。三个人大吓一跳，倒退几步，定睛细看，才知道是只大仙鹤。袭人看着那只鹤说道：“当年是我每日喂你的水食。我自从离了此园，今已数载，打谅你已经奋翮青云，冲霄而去，餐霞饮露，自在逍遥，何以恋此荒园，与草虫鼠为伍，岂尔以主人之恩义难忘不忍去耶？抑如我之命薄，无所归耶？”袭人说至此处，止不住纷纷落泪。这只仙鹤对着袭人长唳数声，乱舞一会，望着那山子后面飞了过去。袭人还望着那山子流泪。宝钗道：“何苦来呢，你捣半天的鬼，带着我出了好些眼泪，你还要出神呢。”说着，拉袭人一径来到怡红院，走进院门，只见那株海棠树倒在院子里，满地下的青草倒有一人来高。抱琴在前分开乱草，他两个跟着跨过海棠树，来到回廊下，一个画眉笼横耽在门槛旁边，满台阶上都是燕子粪。卷棚前还挂着一个白铜鹦哥架，上面结着个大蛛丝网儿。抱琴将榻子推开，两个走进里去，桌椅还照旧一点儿不动，只多些灰土。又走到宝玉套房里来。宝钗道：“你二爷画的这幅牡丹，倒还贴在这里。上面还是我同林姑娘题的诗呢。”袭人道：“画的不知去向，题诗的只有你，贴画的是我，又弄得孑然一身，可怜之至。”说到此间，止不住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宝钗正是一肚子伤心，看见袭人放声大哭，他也大放悲声。两个人越哭越高兴，甚是伤心。

这抱琴听他们哭的热闹，独自一个甚觉无趣，将那半截儿太平香插在地下，就走出院门，各处乱逛一会，走到一个亭子上睡，觉得有些困乏，倒下身子就一路好睡。不说抱琴在亭子上睡觉，且说宝钗同袭人哭得口干舌燥，也不觉昏昏沉沉，在宝玉炕上入了梦境。

这里入梦之时，正值神瑛同绛珠等随风游玩，忽见愁云一片，冉冉而至。众仙截住云头，仔细一看，绛珠道：“此会中人不可不借幻梦之中以开迷障。”神瑛等都说：“甚是。”于是，乘风而去，俱到大观园来。

且说宝钗、袭人正在梦中悲切之际，忽听见有人说宝玉回来了。二人听见，赶忙往外就走，只见宝玉笑嘻嘻的走进来。宝钗瞧见，悲苦难言，一把抓住道：“宝玉你丢的我好苦！”袭人红晕桃腮道：“原来你是忍心害我，躲在这

里。这是何苦来呢。”二人拉住大哭。宝玉道：“姐姐们何必如此悲苦？天上无长圆之月，人间无不谢之花；久聚必散，久盛必衰；此天地间自然之理。至于夫妻儿女之道，又不足以聚散盛衰论也。此乃因缘相生，结于所感。缘深者，则相聚日多；缘浅者，则分离日早。宝姐姐同我夫妇之缘，止于此数，徒悲无益。惟袭人姐姐前生未了，又结再生缘矣。”宝钗听他这些言语，放手止悲。

袭人拉着要问再生缘，宝玉用手往外一指道：“他们也都来了。”袭人同宝钗回头，瞧见林黛玉、鸳鸯、晴雯、金钏、紫鹃、宝琴、香菱、柳五儿、麝月、司棋、雪雁、尤三姐、史湘云还有蓉大奶奶秦可卿等，俱在眼前。袭人一见大惊，说道：“宝玉，我听见老爷说，你同一个和尚去了，怎么又与这些死过的都在一堆儿？”宝玉笑道：“姐姐你看死的在哪里？活的又在哪里？”宝钗点头道：“袭丫头真是乱丝堆里穿针，一会摸不着脑儿。”众人都走进房来。绛珠拉着宝钗道：“别来数载，更觉丰采照人，姐姐真不愧为我幻虚境中第一人物！”宝钗道：“妹妹仙去，我正与宝玉了结尘缘，未能亲送云旌，至今怅怅。今幸不弃，尚来看我故人，令人憎愧。”绛珠道：“姐姐是幻虚中的全人，惟我为眼泪所误，又落红尘，受种种烦恼，将来尚望姐姐当头一喝，破我迷关。”宝钗道：“我正愁苦海沉沦，杳无涯岸，自顾不遑，安能为妹妹计耶！”绛珠道：“河山咫尺自有相逢，正恐覩面之时已迷真性。姐姐达人，自能接引故人。”宝钗同绛珠彼此说的高兴，袭人同宝玉、鸳鸯、晴雯等这一班人也说的十分热闹。袭人问起鸳鸯“那年上吊之时不知是怎样的苦楚。”鸳鸯说：“我吊上之后，心中只想着要同老太太西去，并不觉得苦楚，不知是怎样就断了气，心中也并不知道。”

众人正在说话，谁知抱琴的梦魂到屋里来找主人。只看见坐着一屋子的美人，在那里说说笑笑，又见他主人拉着一个男人，宝玉长宝宝短的问他说话。抱琴心中想道：“尝听说宝二爷，想来就是他。我去请太太来瞧瞧。”想毕，转身走出园去。才到垂花门口，忽见贾琏同平儿出来，问道：“你为什么如此慌张？”抱琴将宝玉同了许多美人回来，都在园内与宝二奶奶同他主人说话，他要去请太太来瞧的意思说了一遍。贾琏同平儿说道：“你且不用去回太太，等我们去瞧瞧。”于是，带着抱琴，一直往园中来。

不知贾琏到园中怎样光景，且听下回分解。